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西湖游覽志餘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𣓀

謄録監生臣陳元熙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五

明 田汝成 撰

委巷叢談

石林葉少蘊言刻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汴京比歲印板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然則建本之濫惡蓋自宋而已然矣今杭刻全不佳國初蜀尚有板差

勝建刻今建刻益下去永樂宣德間又不逮矣唯今日蘇刻稍工然則技藝工拙豈真為地勢所分不過習俗使然耳杭人作事茍簡重利而輕名但顧眼底百工皆然而刻書尤甚板之老嫩不均一也燥濕異性二也厚薄異體三也板不宿漚而取辦新材易瓦易裂四也刻手工拙淆雜都料籍拙者以多尅頭家錢五也其他瑣碎料理不周則奸偽百出此杭刻所以不佳也知其獘而經心焉即宋刻亦可得而何分

蘇杭哉
金箔銷金之尤者上供之外非嚴禁不可乃今民間首
飾衣袴器用文軸褾題多用塗畫歲靡不貲大中祥
符間杭州周承裕私鍊金爲箔鄭仁澤市千枚轉鬻
他州事敗全家徒配轉運使陳堯佐言仁澤情同罰
異不可懲奸乃定轉賣者滅造者一等著爲令此法
似可援引而奏行於今日者也
杭城多火宋時已然其一民居稠比竈突連綿其二板

壁居多磚垣特少其三奉佛太盛家作佛堂徹夜燒燈幡幢飄引其四夜飲無禁童婢酣倦燭燼亂拋其五婦女嬌惰篝籠失檢宋朝建都城中大火二十一度其尤烈者五度紹興二年五月大火頃刻飛燔六七里被災者一萬三千家六年十二月又火被災者一萬餘家嘉泰元年辛酉三月二十八日寶蓮山下御史臺吏楊浩家失火延燒御史臺司農寺將作監進奏文思院太史局皇城司法物庫及軍民五萬二

千四百家綿亘三十里凡四晝夜乃滅其時術者言年號嘉之文如三十五萬口泰之文如三月二十八又都民市語多舉紅藕二字藕有二十八絲紅者火也皆為讖云嘉泰四年甲子三月四日糧料院後劉慶家失火延燒糧料院右丞相府尚書省中書省樞密院左右司諫院尚書六部南至清平山萬松嶺和寧門西及太廟三茅觀下及軍民七千家二晝夜乃滅紹定二年辛卯大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太

廟亦不免城市為之一空
辛酉之火烈焰滿城而吳山上一老翁家獨存翁平日誦經樂施火起之夕以老憊不能跬步遣兒與婦令亟走兒婦竟不忍相捨同處烈焰中舉家昏睡庭有葡萄架亦不焚灼明為神物護持也其時杭人稱積善而免禍者必曰葡萄架云又有馬將仕者居壩頭亦好施與其時火逼諸丐者爭為搬挈家資火息盡以還主馬甚喜將厚勞之丐者曰報公平日之恩耳

敢重費乎皆不受且羅拜而去

紹興丙子六月臨安火先是周必大任和劑局門官適

乳媼姚病甚占之其繇云藥不蠲痾財傷官磨困於

六月盍祈安和未幾姚果卒必大深以六月為憂迨

晦日以為無恙矣同僚舉酒相慶宴畢而火隨作所

居在漾沙坑與運屬王氏者連棟王夜醉奏圊其婢

插燈於壁首焚必大之居僅以身免時臨安帥韓仲

通知火自王氏而王之妻弟馬舜韶方為御史畏不

敢問執必大及隣比五十餘人皆下獄奏行三省勘會必大問獄吏曰失火延燒在律云何吏曰當徒必大曰我以一身承之以貸隣比罪居何等吏曰汰止除籍為民耳必大嘆曰人果可救吾何吝一官且財傷官磨古縣定矣遂自誣服竟落職依其婦翁王彥光於廣德彥光前夕夢里人掃雪云迎丞相明日必大至彥光嘆曰失職子寧應夢耶頃之彥光强必大赴宏詞科必大以未甞經意辭彥光激曰君懷安耳

必大不得已怏怏入行都值秦檜死高宗更化湯鵬舉知貢舉試法甚嚴而必大首捷馴登台輔人謂救人陰德所致云

嘉泰四年火及太廟寧宗避殿下詔自責右丞相陳自强等上表請御正衙曰沴雖作於鬱攸咎實由于黎獻諠譆出出本徵豫告之妖業業兢兢自秉譓光之德赦百辟瘝官之罪下十行責已之書萬家賜予之有差民無胥怨九廟尊崇之如故神罔時恫顧黼座

之猶遷在蒼生其何賴顧仍舊貫出視外朝詔不許
又上表曰災降于天應從其類燬西都之白鶴蓋因
貴近之遊藝北寺之黄門乃示極陰之變上帝警具
寮之失聖君非逸德之招與其側席以焦勞孰若宅
尊而廢置猶不許又上表曰惟我宋之開基應心星
而尚赤閼伯配炎精之祀既主于辰商人測舊釁之
生每由於火在數雖逃於已定弭災惟取乎交脩就
令入奏延英昌若會朝北禁詔乃許之其詞雖諛佞

而葩藻駢麗亦可紀也

辛卯之火太廟俱灰而韓侂胄府獨全蓋殿帥馮時力為撲護耳洪舜俞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其時權臣之威加天子一等矣

元至正辛巳暮春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濟爾噶台衣紅服入城之任兒童謠曰火殃來矣明年壬午四月一日大火自昔所未聞也數百年浩繁之地一旦凋敝

矣

東坡仇池筆記云杭人喜食鵝日屠百鵞予自湖上夜歸屠者之門百鵞皆號若有所訴鵞能警盜亦能却蛇有二能而不能免死又有祈雨之厄悲夫嘉靖十五年侍御張景按淛中令巡官日報屠鵞之數大約日屠一千三百有奇而官府民家公私燕會皆不與焉較之宋時又加十倍矣

古之所謂廋詞即今之隱語也而俗謂之謎人皆知其

始於黃絹幼婦而不知自漢伍舉曼倩時已有之矣至䲧照集則有井字謎杭人元夕多以此為猜燈任人商畧永樂初錢唐楊景言以善謎名成祖時重語禁名景言入直以備顧問今海內佳謎甚多不獨杭州有也其用字謎云一月復一月兩月共半邊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之川六口共一室兩口不團圓又云重山復重山重山向下懸明月復明月明月兩相連一字謎云上不在上下不在下不可在上止宜

在下賀資二字謎云目字加兩點莫作貝字看貝字欠兩點莫作目字看門字謎云倚闌干東君去也䏲花間紅日西沈閃多嬌情人不見悶淹淹笑語無心木楔謎云我本無名因汝有名汝有不平吾與汝平木楔者晏卓之具杭人市語謂之恰好日謎云畫時圓寫時方寒時短熱時長又云東海有一魚無頭亦無尾除去脊梁骨便是這箇子染布霞頭謎云身居色界中不染色界塵一朝解纏縛見姓自分明持棋謎

云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
爭是以能入於不死不生字點謎云寒則重重疊疊
熱則四散分流四箇在縣三箇在州村裏只在村裏
市頭只在市頭印章謎云方圓大小隨人腹裏文章
儒雅有時滿面紅粧常在風前月下金剛謎云立不
中門行不履閾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亦不足畏也已
蜘蛛謎云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心藏之玄之又玄
又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拄杖謎云用之

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彼木屐謎云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遇剛則鏗爾有聲遇柔則没齒無怨蹴踘謎云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墨斗謎云我有一張琴絲絃長在腹時時馬上彈彈盡天下曲打稻枷謎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夾註書謎云大底不曾説小底小底常是説大底若要知得大的事須去仔細問小底元夕燈毬謎

云我有紅圓子治赤白帶下每服三五丸臨夜茶酒下日歷謎云一尺長十二節兩頭冷中間熱手指謎云大者兩文小者三文十枚共計二十八文水中石謎云小時大大時小漸漸大不見了或以為小兒顋門手巾謎云八尺一片四角兩面所識是人面不識畜生面接菓謎云斫頭便斫頭却不教汝死抛却親生兒却抱過房子又有以今人名藏古人名者云人人皆戴子瞻帽仲長統君實新來轉一官司馬遷門狀送

還王介甫謝安石　潞公身上不曾寒溫彥博　又有以古詩
賦敗弓云爭帝圖王勢已傾無靶　八千兵散楚歌聲無弦
烏江不是無船渡無稍　羞向東吳再起兵無面　過山龍謎
云一曲盤龍初展渴飲寒潭春暖雲霧時噴雨簷前四
海五湖皆滿
吳歌惟蘇州為佳杭人近有作者往往得詩人之體如
云月子彎彎照幾州幾人歡樂幾人愁幾人高樓行
好酒幾人飄蓬在外頭此賦體也而瞿宗吉往嘉興

聽故妓歌之遂翻以為詞云簾捲水西樓一曲新腔唱打油宿雨眠雲年少夢休謳且盡生前酒一甌明日又登舟却指今宵是舊遊同是他鄉淪落客休愁月子彎彎照幾州如云送郎八月到揚州長夜孤眠在畫樓女子拆開不成好秋心合着却成愁此亦賦體也而黃山谷之詞先有之你共人女邊着子爭知我門裏挑心是也如云約郎約到月上時看看等到月蹉西不知奴處山低月出早還是郎處山高月出

遲此詞雖淫奔然怨而不怒愈於鄭風狂童之訕如云高山頂上鵓鴣啼聞說親爺娶晚妻爺娶晚妻猶自可前娘兒子好孤凄此興體也如云畫裏看人假當真攀桃接李强爲親郎做了三月楊花隨處滚奴空想隔年桃核舊時仁此比體也有守一而終之意

外方人嘲杭人則曰杭州風俗杭俗浮誕輕譽而苟毀道聽塗說無復裁量如其所有異物其家有怪事其人有醜行一人倡之百人和之身質其疑皎若目覩

譬之風焉起無頭而過無影不可踪跡故諺云杭州風會撮空好和歹立一宗又云杭州風一把葱花簇簇裏頭空又其俗喜作偽以邀利目前不顧身後如酒攙灰雞塞沙鵝羊吹氣魚肉貫水織作刷油粉自宋時已然載於癸辛雜識者可考也

杭人以冬夏二至後數九以紀寒暑云冬至後一九二九招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

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兩頭擔八九七十二猫狗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犂耙一齊出夏至後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氷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拭汗如出浴五九四十五頭戴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牀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葢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墼

陸放翁嘗問髙似孫曰比在都城見綵帛鋪榜曰翠色真紅殊不曉所謂紅而曰翠何也似孫曰嵇康琴賦

日新衣翠燦纓綴流芳班婕好自傷賦曰紛翠燦兮
紈素聲翠燦取鮮明也東坡牡丹詩云一朶妖紅翠
欲流葢取鄉語放翁擊節大喜
自元豐制尚書省復二十四曹繁簡絶異在汴京時有
語曰吏勲封考筆頭不倒户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
主膳不識判硯兵職駕庫典了袴刑都比門總是
冗窠工屯虞水白日見鬼及駕幸臨安喪亂之後士
大夫亡失告身批書者多又軍賞百倍平時賄賂公

行冒濫相乘軍饟日滋賦斂愈繁而刑獄亦衆故吏
户刑三曹吏胥人人富饒它曹寂寞彌甚吏輩又為
之語曰吏勲封考三婆兩嫂户度金倉細酒肥羊禮
祠主膳啖虀吃麪兵職駕庫齩薑呷醋刑都比門人
肉餛飩工屯虞水生成餓鬼
杭州酇侯祠有三漢書酇音贊今亳州酇縣乃音才何
反而字書酇字亦才何反云邑名作酇而贊字亦云
邑名按班固十八侯銘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

第一受封爲鄴唐楊巨源丹鳳樓宣赦上文相公詩云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識鄴侯是此字有二音顔注未必是也

宋朝王沂公歐陽公登第皆有三元之目沂公自鄉而省而廷對皆第一歐陽則自鄉而監而省皆第一張伯紀自本州升貢次公試次内舍校定次上舍合格次升補上等上舍皆第一釋褐之日徽宗嘆曰自來止説三元今張綱五元矣遂除太學博士我朝惟淳

安商文毅公輅鄉試會試廷試皆第一文錦坊北所建三元坊是也及公秉衡乙未科王文恪公鏊鄉試會試皆第一廷試策又冠場與議當第一而文毅公顧抑之第三恐其軋已也

淳熙間蘇州有唐姓者兄妹皆長丈二日啗斗餘行倦則倚市簷憩坐如堵牆不可出出則傾市觀之詔稟之殿前司德壽欲見之遣詣北宮懼其聚民乃卧而泛之河至望僊橋專舟焉又江山寺有緇童眉長尺

餘來淨慈寺都人爭出視之喧傳禁中詔給僧牒寺僧日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塡沓炷香施資謂之活羅漢皆非踐形之正近於人妖矣

曹元寵題村學堂圖云此老方捫虱衆雛爭附火想當訓誨間都都平丈我語雖調笑而曲盡社師之狀杭諺言社師讀論語郁郁乎文哉訛爲都都平丈我委巷之童習而不悟一日宿儒到社中爲正其訛學童皆駭散時人爲之語云都都平丈我學生滿堂坐郁

郁乎文哉學生都不來曹詩葢取此也吳敬夫一聯云闌干苜蓿先生飯顛倒天吳稚子衣亦得景況

杭人削松木為小片其薄如紙鎔硫黄塗其銳名曰發燭亦曰焠兒葢以發火代燈燭用也史載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為業豈即杭人所製歟陶學士清異錄云夜有急苦於作燈之緩批杉染硫黄遇火即𦦦呼為引光奴今遂有貨者其名頗新

杭人稱四司六局葢宋時官府貴家置四司六局各有

所掌筵席排當凡事整齊都下街市每遇禮席以錢倩之四司者帳設司厨司茶酒司臺盤司也六局者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燭局香藥局排辦局也祇應慣熟不煩賓主之心今時雖無此名而禮筵率有已辦咄嗟而集他如珠冠禮衣方巾花扇綵轎盒擔幃幙吉凶器具皆有置賃者猶行都之遺風也

世態炎涼緇流尤甚宋時杭州有丘浚者謁珊禪師接之殊倨頃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禮甚恭浚

不能平伺子弟去乃問曰和尚接湲甚傲而待州將子弟乃爾恭也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湲勃然起摑珊數下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此言殊快人意

趙師睪尹臨安時有黠賊每盜人家必以粉書其壁曰我來也嚴捕久不獲而我來也之名喧傳都邑一日所屬捕至一賊云即是我來也勘鞫不承且無贓證其人久淹獄底謂獄卒曰我固嘗為盜却非是我來

也今亦自知無脱理但乞稍疏刑具有白金數千藏
保叔塔上可往取之卒疑其紿巳賊曰無疑但往寺
作少緣事托點塔燈盤桓其上便可覔矣卒始試往
果得金大喜入獄以酒肉犒賊越數日又曰有酒器
一甕寘侍郎橋下若令家人以籃盛衣洗橋畔取甕
置籃覆以衣可得也卒又試往所得愈多復以酒肉
相犒卒雖喜得財而未測賊意一夜賊謂卒曰欲暫
出四更當復來決不爾累卒甚難之賊曰我固不負

你設負你不來則我所遺足為爾失因配罪之費有餘矣苟不從恐生悔吝無及也卒懼不得已遂縱之去坐以俟之憂念間聞簷瓦聲賊已躍下卒甚喜復桎梏之甫旦張循王府告云夜被盜府門上書我來也三字趙尹撫案大驚曰幾誤此獄宜乎勘鞫不承也遂以犯夜律杖出之獄卒歸其妻曰昨半夜後聞叩門聲開視之一人以二衣囊擲户內而去卒驚取視皆黃白物也乃悟其夜賊盜張府之物以為賂耳賊

竟逃命而趙尹終莫知其奸也
宋時都城内有人家土庫中被盜絕無踪蹟一總轄謂
邏卒曰恐是市上弄猢猻者試往脇之不伏則執之
又不伏則令唾掌中如其言其人良久覺無唾可吐
色變具伏鞫其由乃令猢猻自天窓而下取物或問
總轄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必但人驚懼者多無唾
可吐聊以試之幸中爾又一日總轄坐壩頭茶房有
一賣熟水人持兩銀盃一客衣服濟然若巨商者就

買取盃飲之總轄遥見呼語曰我在此汝不得美手段將執汝矣容慚悚謝罪而去人問其故曰此必奸盜之魁也適飲水時以兩手捧盃蓋陰度其廣狹將爲僞者以易之爾一日韓王府中失銀器數事掌器婢被賊傷手府尹趙從善命總轄捕之乃執掌器婢訊之具伏歸以白趙蓋婢與僕私乃竊器與之自以刃傷手詐稱有賊以掩之趙問何以知自傷其手曰傷在左手必自傷也以此詰婢中其情故不能諱也

輟耕錄言杭州人好為隱語以欺外方如物不堅緻曰憨大𣈆模易物曰擲包兒麄蠢人曰杓子朴實曰艮頭白獺髓言杭俗澆薄語年甲則曰年末語居止則曰只在前面語家口則曰一差牙齒語仕祿則曰小差遣此皆宋時事耳乃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語不相通用倉猝聆之竟不知為何等語也有曰四平市語者以一為憶多嬌二為耳邊風三為散秋香四為思鄉馬五為誤佳期六為柳摇金七為砌花臺八為

霸陵橋九為救情郎十為舍利子小為消黎花大為
朶朶雲老為落梅風諱低物為鞦以其足下物也復
諱鞦為撒金錢則又義意全無徒以惑亂觀聽耳
宋時臨安四方輻輳浩穰之區游手游食姦黠繁盛有
所謂美人局以倡優姬妾引誘少年有櫃坊局以博
戲關撲騙賺財物有水功德局以打點求覓脫賺財
貨有以偽易真者至以紙為衣以銅鉛為銀以土木
為香藥變換如神謂之白日鬼有剪脫衣服環佩荷

包者謂之覓貼兒其他穿窬胠篋各有稱首至如頑徒攔街虎九條龍之類尤為市井之害今之風俗大抵仍之而插號稍異白手騙人謂之打清水網夾剪衫袖以掏財物謂之剪綹撒潑無賴者謂之破落戶

杭人言寧可曰耐可音如能可漢書楊越之人耐暑註與能同李太白詩耐可乘明月又耐可乘流直上天皆讀如能言人胸次不坦夷逞獨見以忤人者曰昊奊音如列挈漢書昊奊而無志節言人愚不省事者

曰儓䰎萬詩五方造我語知我非儓癡亦曰憨隋書
衣實兒多憨態得寵憐言人猶與不前猛者曰墨尿
音如眉癡緼藉不躁暴者曰眠娗音如緬忝出列子
又皮日休反招魂上瞹昧而下墨尿言人進退不果
曰佁儗音如熾膱司馬相如賦仡以佁儗柳子厚夢
歸賦紛若倚而佁儗兮言事頻煩不易作者曰鄭重
法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符命之意言人無用者
曰不中用史記始皇聞盧生竊議亡去怒曰吾將收

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罵人曰老狗漢武故事上嘗語栗姬怒弗應又罵上為老狗言紛紜不靖曰海紅花𦵏海紅花乃山茶之小者開時最繁鬧故借以為喻詈人桀猾不循理者曰雜種晉書前燕載記賛曰蠢茲雜種奕世彌昌見人有不當意者曰嘴鼻金史宋破金泗州守將畢資倫不肯降繫獄十四年及盱眙守將納哈塔邁珠降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資倫見邁珠罵曰國家未嘗負汝何所求死不可乃作如

此嘴鼻也言人聆言不省曰耳邊風杜荀鶴詩百歲有涯頭上雪萬般無染耳邊風作事助力曰阿𤸱𤸱武后時南皮縣丞郭勝靜每廵鄉喚民婦託衣縫補而姦之其夫至縛勝靜鞭數十主簿李懋徃救解之勝靜羞諱其事但恐痛不禁低聲唱云勝靜不被打阿𤸱𤸱衝寒而饑栗卒起曰瘁㗋韓退之鬬雞詩磔毛各㗋瘁日光徹暖曰温暾王建宫詞新晴草色暖温暾白樂天詩池水暖温暾言已是如此曰隔是元

巖之詩隅是身如夢頻來不爲名問何人曰阿誰訛爲兀誰劉先主破成都置酒爲樂龎統諫曰伐人之國而樂之非仁也先主怒曰武王勝商前歌後舞旣而悔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曰君臣皆失言人有病曰不快華佗傳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又曰不耐煩庾炳之傳爲人强急而不耐煩俚語又言要不得葢人有病則嗜慾不遂要喫不得要行不得意義雖粗亦有可解遷居而隣友治具過飲曰暖屋亦

曰暖房王建宫詞太儀前日暖房來言不潔曰鏖糟
霍去病鏖皋蘭下注云盡死殺人為鏖糟益血汙狼
藉之意也詬人傭工曰客作三國志焦光饑則為人
客作飽食而已賤丈夫曰漢子北齊書何物漢子與
官不就女子及笄曰上頭而娼女初薦寢於人亦曰
上頭花蕊夫人宫詞新賜雲鬟使上頭呼女子之賤
者曰丫頭劉賓客詩花面丫頭十三四草木稺而初
萼者曰始花音如試月令桃始華蟬始鳴註皆去聲

言戲擾不已曰𪈽音如裊嵇叔夜書𪈽之不置稱善能營生者曰經紀唐滕王蔣王皆好聚斂太宗嘗賜諸王帛敕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鄙人之庸賤微薄者曰小家子霍光傳任宣謂霍禹曰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大將軍言日間小食曰點心唐史鄭傪夫人云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言人作事無據者曰没雕當又曰没巴鼻蘇長公詩云有甚意頭求富貴没些巴鼻使奸邪言人不通時宜者曰方頭陸魯

望詩頭方不會王門事塵土空緇白紵衣事相邂逅曰豆湊蓋鬬湊之訛也或云吳越風俗除日互擊炒豆交納之且餐且祈曰湊投殆此語所從出歟事多褒貶曰包彈蓋宋人以包孝肅多所彈劾故云包彈畏憚之詞也言人虛偽不檢者曰樓頭蓋宋時何家樓下多亡賴以濫惡物欺人其時有何樓之號樓頭者蓋何樓之惡兠也言人舉止倉皇者曰麞麕馬鹿蓋四物善駭見人則跳趯自竄故以為喻又曰鼠張

猶勢亦此意也言人儀矩可喜者曰庯峭音如波峭庯峭本梁上小柱名取其有曲折俊俏之意也

杭人有以二字反切一字以成聲者如以秀爲鯽溜以團爲突欒以精爲鯽令以俏爲鯽跳以孔爲窟寵以盤爲勃蘭以鐸爲突落以窠爲窟陀以圈爲窟欒以蒲爲鶻盧有以雙聲而已一字易爲隱語以欺人者如以好爲現薩以醜爲懷五以罵爲雜嗽以笑爲喜黎以肉爲直線以魚爲河戲以茶爲汕老以酒爲海

老以沒有為埋夢以莫言為稀調又有諱本語而巧為俏語者如詬人嘲我曰淄牙有謀未成曰掃興冷淡曰秋意無言默坐曰出神言涉敗興曰殺風景言胡說曰扯淡或轉曰牽冷則出自宋時梨園市語之遺未之改也

元時薦橋側首有高樓八間皆殷富回回所居其娶婦婚禮絕與中國不同雖婦女伯叔姊妹有所不顧一日回回娶婦街巷之人肩摩踵接咸來窺視或攀緣

簷檻窻牖者踏翻樓屋賔主婿婦一時皆死此亦大異事也郡人王梅谷戲作下火文曰賔主滿堂懽閧里盈門看洞房忽崩摧喜樂成禍患壓落瓦碎兮倒落沙泥訾都丁折兮木屑飛揚玉山摧坦腹之郎金谷墜落花之相難以乘龍兮魄散魂消不能跨鳳兮筋斷骨折毯絲脫兮塵土昏頭袖碎兮珠翠黯壓倒象鼻塌不見猫睛亮嗚呼守白頭末及一朝賞黄花卻在半晌移厨聚景園中歇馬飛來峰上阿剌一聲

絶無聞哀哉樹倒胡孫散阿老瓦倒刺沙别都丁木偰非皆回回小名故借音及之象鼻貓睛其貌也氊綵頭袖其服色也阿剌其語也聚景園回回塚在焉

飛來峰猿猴往來之處也

宋時靈隱寺緇徒甚衆九里松一街多素食香紙雜賣鋪店人家婦女往往皆僧外宅也常有僧慕一婦人不得其門而入每日歸寺必買胭脂果餅之屬在手顧盼不已如是久之婦人黙會其意語其良人設計

誘之漸至謔笑僧喜甚謂可諧矣婦人曰良人在奈何僧盡捐衣鉢使之經商數日果見整裝尅日戒行僧於是日到其家呼酒設饌獻酬交錯已而婦令先解衣就寢婦取其衣束之高閣忽叩門甚急婦人曰良人必有遺忘而歸矣僧皇遽不知所為婦曰有空籠好避僧亟竄入籠中婦遂鑰之僧不敢喘動與夫舁於遠路迨曉邏卒見之舁於官府啓鑰則一髡裸體在焉京尹袁尚書笑曰是為人所誘耳勿問復鑰

籠投諸江

靈隱寺僧明了然戀妓李秀奴往來日久衣鉢蕩盡秀奴絕之僧迷戀不已一夕了然乘醉而往秀奴弗納了然怒擊之隨手而斃事至郡時蘇子瞻治郡送獄院推勘於僧臂上見刺字云但願生同極樂國免教今世苦相思子瞻見招結舉筆判踏莎行詞云這個禿奴修行忒煞雲山頂上持戒一從迷戀玉樓人鶉衣百結渾無奈毒手傷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

在臂間刺道若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判訖押赴市

曹處斬

宋時湖州一士人攜妻至杭訪親泊舟鹽橋河下士人語妻曰我去借轎來迎汝我或不來當令轎夫持紫衫來爲證汝可即來也士人去未踰時有一轎攜紫衫至妻乃登轎而去入一寺中有少年揖引曰官人在此隨之而入深巷數曲有小室少年去巾乃僧也婦驚呼僧以刃挾止之復引入一土窟階級深下七

八曲窟內方廣十丈許上有小窻透明窓外高坎坎外推石石外疊高阜阜上復有牆窟中四壁以木板裝嵌有椅卓床帳裀褥飲食之具先有婦女三十三人皆有姿色至夜有僧行二十餘人至此每數日則置宴歡飲群婦私相語多是官家妻妾有居此數十年者老者病者則相次引去亦時有新至者葢婦被引入寺先於別室居宿數日乃至此則褫然羣通一日引一女子至年十四五羣婦問之乃某太守全家

候差臨安因觀燈於人叢中與婢相失被一士人引至此乃僧也在其私室宿十夜矣于是諸婦日夕切齒謀脫身無計每日有二三僧居守一夕止一僧守之婦問故云各僧送喪過海明日方歸羣婦遂謀遁有三四婦勇徤者伺僧睡熟啓關而出至窟外逾牆得達大路離臨安城五里一婦頗知路名訪問歸家陳告於府府大驚時孝宗內禪明日放赦府尹即部百卒捕殺僧衆焚其寺以羣婦召主收領府尹至寺

時衆僧方歸置宴窟中初亦眊然不察三婦之遁也
湖州士人妻因得歸蓋其夫初在舟語妻時僧已瞰
舟有美婦往來岸邊竊聞其語遂以紫衫并轎舁婦
而去初有一婢隨行至郊外轎去如飛婢遂失後不
知所往初府尹捕僧時詰其老者病者言引出皆殺
之瘞於寺後掘出骸骨三十餘副金帛亦不貲云
宋時有士人候差臨安一日與妻聯輿出市井叢襍處
停輿市買轉盼間不見妻輿士人執輿夫至官推問

莫可究竟年餘忽有輿來門外乃其妻也云初被人扛去時已非原輿夫矣約行數里入大門長廊下暗室中出輿詢問官人輿夫曰且入內一僧迎之心疑退步僧自後推之乃大呼僧挽拽而入曰此間是要性命去處轉數曲入暗室扃閉甚嚴略無人聲雖鐘聲亦覺甚遠坐久微覺明僧攜酒殽至憂忿不能飲食每日兩次送飯暮則攜酒强之飲就同寢一日僧出忘扃户行出暗巷中遥望燈明甚遠至則觀音堂

長明燈也遂禮拜顧再見天日解帕上金錢落索環繫觀音身用指甲掐觀音足上成川字文復回入室月餘僧力疲意闌婦泣求歸僧曰到此本無出理念爾本分又可商量一夕舍之達旦天微明引出登輿送至此也士人詣臨安府時趙師羃尹府値亢旱祈禱明日行香集僧衆曰夜夢觀音感應凡遠近寺院觀音皆請來此若此寺觀音有感當申請寺主加號賜紫行童皆給度牒備榜遍掛明日輻輳迎至果有

身繫金錢絡索足有川字文者遂集合寺僧行會士人妻於簾內窺認正本寺主僧也送獄推問承服戮於市

高宗時趙待制子繡尹臨安府方留意元宵張燈甚盛游人繁夥有亡賴子造五色印於人叢中印婦人衣印文云我惜你你有我白衣用黑印青衣者用黃印閙市中殊不覺也次日視之方駭雖貴官良眷無不含羞點汙事聞於趙趙素以彈壓自負即命總轄捕

索之督責甚酷捕者乞勿張皇更寬一夕可以計獲

趙許之即于牙儈處假數婢飾為村婦出遊自後視

之至喧閙處亡賴果如前所為俱就執縛其為首者

乃睦親宅宗子也素號攔街虎府尹以叔父行戒

俟坐衙即押來不得言是宗子遂命左右以巨箠笞

之雖呌呼竟若不聞須臾搒死趙即自劾得旨放免

時人服其剛決云

柳洲寺側有花圃曰清暉宋時慈福宫别墅也一璫守

之慶元戊午夏璫移舟乘涼垂釣圃外聞僧房中有婦人譃笑聲密覘之乃僧挾婦而嚙其頸也遣人物色見肩輿在門詢之其僕云乃六房王中奉宅眷璫翌日訪王問曰令閤昨到柳洲寺乎王曰家間有小縁事躬往耳璫具白其事王驚怒驗其頸果然遂聞於官府尹趙師𢍰逮僧得實乃僧謀其奭約而嚙之僧坐徒婦人杖而離之

孫元規知杭州號爲神明有僧元夕市中炙頂求化施

利山積公命捕得美女數人遂寘於法又有僧醉卧道上爲邏者所擒公問爲僧而飲何也對曰野性所嗜不能自禁與酒一壺一引而釂公令扶歸戒勿侵侮僧明日聲鼓登坐曰吾西域人也溷迹於此不幸爲此子所識不可復留跏趺而逝

紹興間崇新門外鹿苑寺殿帥楊存中郡王所建以處北地流僧一歲元宵婦女闐溢有將官妻攜其女入寺觀燈乃爲數僧邀入密室盛酒饌奉款沈醉殺其

母而留其女女亦不敢舉聲及半年二僧皆以事出
女獨留室中倚牕見圃外一卒治地女因呼卒至牕
語以前事托令往報其父卒如言而往將官密以告
楊帥遂遣人報寺約來日修齋至日楊帥到寺僧行
俱候見王命每一僧以二卒擒之搜出其女認二僧
斬之毀其寺盡逐諸髡
至元十八年詔天下除道德經外其餘説謊道經盡行
燒毀道士受佛經者為僧不為僧者娶妻為民時江

南釋教都總統嘉木揚喇勒智自至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恢復佛寺三十餘所如四聖觀者昔之孤山寺也棄道爲僧者七八百人皆掛冠於上永福寺帝師殿梁間而飛來峰石壁皆鐫佛像王元章詩云白石皆成佛蒼頭半是僧鑑湖天長觀有道士爲僧者獻觀於總統云賀知章倚托史彌遠聲勢將寺改觀乞復原日寺額楊髠從其語真可笑也

元時臨平明因寺尼刹也豪僧往來多投是寺每至則

呼尼之少艾者供寢寺主苦之於是専飾一寮以貯

尼之淫濫者供客僧不時之需名曰尼站寺內有宋

仁烈皇后手書衆生自度佛不能度欲正其心先誠

其意無視無聽抱神以靜罪從心生還從心滅三十

二字

南宋時杭州州人物湊集詐偽百端有富少年劉其者湖

州人擕資巨萬寓居城中閧隣壁日奏音樂詢其店

主對曰此湖南張安撫宅眷安撫往蘇州勾當未回

又無正室亦無男子諸妾肆歡樂耳劉遂動念店主
穴壁隙令劉窺見諸妾皆妙色也劉詢店主欲造之
店主許諾云門婆處須得三百千方可入也劉如數
勿吝既往留連累日忽傳報安撫回矣劉倉卒不得
出匿床下安撫升廳諸妾以次拜訖備問家事一小
童曰侍郎出後一劉官人在此款宿尚在房中安撫
大怒索之以出劉拜伏請罪安撫怒罵書牒送臨安
府管家婆等再三拜懇不許劉窘甚請店主謀之盡

以所攜金帛贖罪入狀領劉歸別寓劉既罄然後訪知其故乃店主瞰劉資貨之富謀集諸娼偽為安撫宅眷以欺之也訟之官竟無益焉又岳州方德長隨父通判寓臨安偶如厠忽小門中一女子捧水盥手延茶方意娼家隨女子入坐閣中茶罷忽一婢倉皇報曰官人來也方匿床下官人入閣少坐畧檢點而去方出問女子此何人女曰此乃曾侍郎宅官人乃侍郎妾乃直閣妾也妾慕官人少年故奉邀茶話耳

方始驚非妓館急欲出女子強留與合未及綢繆忽一嫗入室大聲叱罵羣至捕縛將解官方驚跽求免遣僕取金帛千緡求脫得釋異日再訪之即無曾侍郎宅此室乃是皇城空房有客儌之居月餘去矣

鹽橋富室李省者販鹽出必經年紹興元年省與同業六七人出亘四年弗反且無音耗其家絶憂之有與李善者謂其妻曰同業數客盡歸不應獨後得非墮於非命乎宜往占之妻歷訪十數肆皆云不吉慟哭

而歸名僧建道場招魂掛服聞空中泣聲甚哀出視之見李在渺茫烟霧間宛如存日詢問幼穉婢妾且云賴汝薦拔獲離苦難明日妻買地造塚備極勞費又一月李泛舟達江口原不死也黠鬼依人而見幻往往如此

朱思彥淳熙初知臨安鈞校官物得押錄高生侵盜狀其妻尤貪冒時高事上府先擒其妻置獄中高歸廷詰之復不遜思彥怒并係之日加緋訊一夕丞定因

二人泣訴言楚毒已極恐無生理丞惻然憐之會思彥燕客未散遂破械使寬明日丞詣思彥言髙為胥長而夫妻盜没且對長官咆哮誠宜痛治然久在囹圄昨夜呼其名已困憊不能應竊便宜出之比至家俱死幸不殞獄下不必彰聞其子亦顧斂瘞矣失於專擅此情悚然思彥喜丞之嫉惡同已且處事委曲無跡致辭謝追反室復念彼罪不致死一旦并命豈不累已即不然將有陰譴自是寢食不安遂見二鬼祼

形披髮箠痕遍體挽衣號曰我罪不過徒隸乃淪冥塗非得爾往地下辯証決無相捨理思彥噤不能對遂感疾二鬼朝夕在傍丞來問疾思彥告之故且曰不忍一時之憤悔不可言丞笑曰兩人實不死吾憫其困而脫之紿以亡告耳思彥驚曰若是則見形者爲何人丞曰憂疑太過所致即呼高夫妻拜庭下思彥豁然疾愈命高復故役焉

淳熙初王良佐者居觀橋下初爲細民負擔販油後家

道小康夫婦奉佛施捨無虛日一日焚香見塔影七層黄碧璀璨金書三字曰保叔塔乃捐資脩塔塑其夫婦像於第一層或云王少年繫獄逢巨盜同牢款密因語王曰我行盜殺人無生理有金銀甚多埋保叔塔下悉以贈君我伏法日幸收骸骨髙原廣作佛事則我瞑目矣王出獄果得金銀塔下故假塔影以葢其事云

包宏齋恢年八十八以樞密登拜郊臺精神老健貫似

道問之意必有攝養奇術愜曰有一服丸子藥乃不傳之秘方似道欣然叩之愜徐徐曰愜吃了五十年獨睡丸滿座大笑予鄉有老人九十餘矣而啖食不減少年予問以服餌之法答曰吃食須細嚼細嚥以津液送之然後精味散於脾家華色充肌粗快則秖為糟粕填塞腸胃耳又一老人為予言一生臨食秖啖其半常留有餘不盡之心葢人無壽夭祿盡則亡未見有暴殄之人得皓首也嗟乎人能服獨睡丸五

十年而又以服食法自輔庶乎不夭其所生矣

京師人魯時紹興十一年在臨安送所親于北關下忘擕錢行解衣質於庫見主人如舊熟識者思之而未得退訪北關税官朱子文言及之益數年前所嘗見丐者也其人本豪民遭亂家破與妻行乞於市使三子拾楊梅核椎取其實以賣少子常見一白鼠在聚核下歸語父父戒曰明日往捕之得而貨於僑戲者必直數百錢勿失也迨旦毋與偕行至故處果見鼠

逐之及湧金門牆下入穴中毋立不去遣子歸取鍤斸地深可二尺望鼠尾猶可見俄得一青石揭去之下有大甕白金滿中遽奔告其父父至不敢取亟詣府自列願以半入官而乞廂吏護取府主從其言得銀五千兩即日買屋以居而用其錢爲子本遂成富家即庫中主人也

乾道六年冬吕德卿偕其友王季夷䰠子正上官公禄往臨安觀南郊舍於黄氏客邸王䰠俱夢一人著漢

衣冠道名曰班固既相見質問西漢史疑難臨去云明日暫過家間少款可乎覺而莫能曉各道夢中事大抵略同適是日案閱五輅四人同出嘉會門外茶肆中坐見幅紙用緋帖尾云今晚講說漢書相與笑曰班孟堅豈知在此也還到省門皆覺微餒就入一食店視其牌則班家四色包子也且笑且嘆因信一憇息一飲饌之微亦顯於夢寐萬事豈不前定乎

宋時吏部有一胥好滑稽有董公遵參選失去官誥但

存印紙遂援狀給據一日侍郎問其胥曰此事無礙否胥曰朝公大夫董公適失一官誥印紙在也不礙侍郎覺其譃侮杖一百罷之蓋俗有舞十般癩云一般癩來一般癩渾身爛了肚皮在也不礙如是凡十首語言相類故應聲爲戲云

宋時行都節序皆有休假惟七夕百司皆入局不准假有時相古朴問堂吏云七夕不作假有何典故吏應云七夕古今無假時相但唯唯不知其有所侮也蓋

用柳詞七夕二郎神云須知此景古今無價

元時浙省廣濟庫歲以富户司出納延祐間有富户侵

用官資無以爲償府判王某素殘忍乃拘其妻妾子

女命以小舟載之西湖趂逐遊人收其買姦錢納官

鮮于伯機作湖邊曲云湖邊蕩槳誰家女綠慘紅愁

羞不語低回忍淚傍郎船貪得金錢强歌舞玉壺美

酒不須憂魚腹熊蹯棄如土陽臺夢短去匆匆猶損

生寒愁日暮安得義士擲千金遂令桑濮歌行露其

後王判之子孫有爲娼流天之施報何其捷哉
寶祐間馬光祖尹臨安不畏貴戚豪强庭無留訟福王府訟民不入債房錢民云房漏光祖判云晴則雞卵鴨卵雨則盆滿鉢滿福王若要房錢直待光祖任滿
臨安一士子踰牆盜入室女事覺光祖試踰牆摟處子詩士人揮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牆乘興下處子有情摟謝砌方潛度韓香已暗偷有情生愛欲無語强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漢獄囚玉顏麗

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喜之判云多情多愛還了平生花柳債好箇檀郎室女爲妻也合當雄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揺紅記取氷人是馬公遂令女子歸生爲妻且厚贈之

錢塘羅貫中本者南宋時人編撰小説數十種而水滸傳叙宋江等事姦盜脱騙機械甚詳然變詐百端壞人心術其子孫三代皆啞天道好還之報如此

處士田大年者子伯父也倜儻工詩嘗有與友人夜坐

詩云雞黍論交信有期不期而會暮冬時繡屏入夜香圍席瑲浪搖春酒灩危星亂銅盆頻剪燭唾霏玉屑互評詩情深不計更籌盡月過梅梢第幾枝詞致清婉他作類此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五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六

明 田汝成 撰

幽怪傳疑

宋時有吳生者寓宿城西蘭若夜半聞扣扉者啓視之乃一處子容服雅淡問其從來以北隣答之謂生曰吾旦見子過門也心私悅焉欲諧伉儷有此私奔恐家人覺之姑暫歸矣生意淫蕩强留入室遂止宿焉

自慶以爲巫山之遇不是過也亥至寅去往復爲常居數月寺僧視生容止稍疑之因詰生初不肯言詰問百端乃以實告僧驚嘆曰昨一官員有女才色艷麗選充內庭病卒權殯西廊三年矣曩嘗出盤行容汝遇得非是乎且吾隣並無處女若是者不亟去禍且及矣生惑於愛猶未忍至夜於窻間得一詩云西湖着眼事應非倚檻臨流弔落暉昔日燕鶯曾共語今宵鸞鳳嘆孤飛死生有分愁侵骨聚散無緣淚濕

衣寄與吳郎休負我為君消瘦十分肌墨色慘淡不類人書生始懼翌日遂行

宋時有邢鳳者字君瑞寓居西湖有堂曰此君水竹幽雅常宴息其中一日獨坐見一美人度竹而來鳳意為人家宅眷將起避之女遽呼曰君瑞毋避我有詩奉覩乃吟曰娉婷少女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衣虛度五秋霜鳳聽罷亦口占挑之曰意態精神畫亦難不知何事出僊壇此君堂上

雲深處應與蕭郎駕綵鸞女曰予心予意彼此相同
奈夙數未及當期五年君來守土相會於鳳凰山下
君如不爽千萬相尋言訖不見後五年邢隨兄鎮杭
乃思前約具舟泛湖默念間忽聞湖浦鳴榔遥見一
美人駕小舟舉手招之曰君瑞信人也方舟相叙曰
妾西湖水僊也千里不違約君情良厚矣君瑞喜躍
過舟蕩入湖心人舟俱没後人常見鳳與採蓮女遊
蕩於清風明月之下或歌或笑出没無時焉

嘉祐中沈遘知杭州所經諸堰皆集堰牛以備牽挽時方大暑監官以下皆露宿堰上以伺水之出入忽聞以行策相呼者曰明日有何生活一曰明日沈幾之子過此吾輩又有一番勞苦一曰沈幾蚤有子知杭州耶因悲咽欷嘆衆潛審其言氣非俗流使人蹟之乃堰下之牛有墮淚者衆乃嘆息曰安知此牛非沈幾之舊朋乎

蔡京初登第爲錢唐縣尉巡捕至湯村薄晚休舍有道

人狀貌甚偉求見京平日喜接方士亟延與語飲之酒而去明日宿他所復見之又明日泊近村道人復至飲酒盡數斗懇曰夜不能歸願託宿可乎京始猶不可其請至再不得已許之且同榻命京居外已處其內戒曰中夜有相尋覓者幸勿言京意其奸盜亡命將有捕者身為尉顧匿之然無可奈何展轉至三更目不交睫聞舍外人聲俄頃漸衆遂排戶入曰車四元在此欲就床擒之或曰恐并損床外人帝必怒

吾屬且獲罪京大恐起坐呼從吏無一應者道人安
寢自如撼之不動外人云又被渠閃了六十年可怪
可怪洛嗟良久聞室内如揭竹紙數萬番之聲雞鳴
乃寂呼從者始應問所見皆不知道人矍然興謝曰
某乃車四元也頼公脱此大厄又可活一甲子巳度
世第三次矣公當貴窮人爵吾是以得免如其不然
與公皆死矣念無以為報吾有藥能化鐵為銅銅為
銀銀又為金公欲之乎京拒不受强語乾汞之術曰

他日有急當用之天且明別去後不復見京唯以其
說傳中子脩京死脩家竄廣西以其術致富
紹興間秦檜有施全之變詔以親兵五百衛之每日更
番有王立者材武過人嗜酒博不自給因深冬直宿
竊嘆曰負材如此乃饑寒死耶覘得府側望僊橋香
燭鋪周氏物貨充溢遂起不良之念次日下番至夜
半竄伏于周所將踰垣忽見前户半啓俄而一婦人
攜一囊出付之云可速行我繼至也立甚喜即負囊

趨出婦人從後呼云當投北行何爲他往立不得已
轉北疾走此婦速追及細視之曰誤矣郎君可以囊
見還立不聽捽婦於地解布巾勒其吭背之而行至
三聖橋氣絶急縋以石沈之河還家五鼓矣所得皆
首飾布服外有銀會五十千分寄所知無復踪蹟自
此日漸温飽軍中隊將愛立材武優其差役令充赤
山衙操一日醉中過赤山衙忽見軍中舊隣婦當壚
忘其久故與叙間闊共飲婦問立曾娶否答曰未也

婦笑曰兒郎如許胡爲秪是亡賴我有弱女子配汝可乎立唯唯婦因出女視之姿態甚媚欣然允之曰俟擇吉納禮且當告假畢姻也未幾立遣幣完親數日挈歸寨中忽舍傍垣毀隊將躬往視之過其門時立已出赤山矣婦因潑水誤汚將衣將怒問誰所居左右以立對將曰立何爲有此即入視其婦室退謂左右曰王立銜操回勿令還家徑押來見迫暮立醉歸衆皆謂將治其汚衣之罪也將屏衆密呼立謂之曰汝

嘗有負于心乎立曰無所負又叩之曰汝毋自隱吾觀汝有寃隨之當以實告不然禍將及矣立懼不得已具説周氏事將曰是矣汝之婦非人乃鬼也精神尚强但俟時索命耳立驚曰爲之奈何將曰吾與子一符今日俟其寢粘其額上則本來面目見矣蓋隊將深於道術者也立得符歸待婦如常且强與之飲食良久就寢立急以符粘其額忽見神入驅婦尸起立長丈許舌出垂地俄而不見立驚仆隊將已知之

命人扶立至點名廳前令人守循之翌日稍甦但癡懵譫語不復如常將曰若等視之踰月則免難矣亡何軍人因請糧不及守衛立即躍起向倉前衆人中作婦人拜云某原是鎮江人在周氏作婢與鋪中掌事約欲竄歸被王立害於非命告諸人為證時周氏失婢事已聞官至是不勞案治而立竟伏辜

紹興間斜橋客邸有請紫姑者命牖為題詩云寒岩雪壓松枝折班班剝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劒脊

半開魚尾裂五湖僊子多奇致欲駕僊舟探僊穴碧
雲不動曉山横數聲揺落江天月又有士人應試請
僊問得失者賦詞云凄涼天氣凄涼院宇凄涼時候
孤鴻叫斜月寒燈伴殘漏落盡梧桐秋影瘦鑑古畫
眉難就重陽又近也對黄花依舊此人竟失舉又有
降僊於杭泮者或以鬼議之大書一詩云眼前青白
誰知我口裏雌黄一任君縱使挾山幷跨海也須覆
雨更翻雲或以功名為問答曰朝經暮史無閒日北

展南鞭知幾年踐履未能求實地榮枯何必問青天
報其相譏也又董無益嘗記女僊三絶句云柳條金
嫩不勝鴉青粉牆邊道韞家燕子未來春寂寞小牕
和雨夢梨花松影侵壇琳觀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
風吹過雙蝴蝶人倚危樓第幾闌屈曲闌干月半規
藕花香澹水漣漪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
知又宋慶之寓永嘉適逢七夕學徒醵飲有僧法辨
者在焉辨善五星每以八煞為説時人號為辨八煞

酒邊一士致僊扣試事忽箕動大書文章伯降宋怪之漫云姑置此但求七夕新詞箕復請韻宋指辨云以八煞爲韻意欲困之也忽運箕如飛大書鵲橋僊一闋云鑾輿初駕牛車齊發隱隱鵲橋咿軋尤雲殢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垂彩幔月明銀燭馥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煞又李和父云向常於貴家觀降僊叩其姓名不答忽作薛稷體大書一詩云星冠玉帶落邊塵幾見東風作

好春因過江南省宗廟眼前誰是舊京人捧箕者皆
悚然驚散知爲淵聖在天之靈也
錢唐戴厚甫精遁甲法其母寢起樓上一夕忽見紅光
貫室開幃視之乃一美女獨立榻前拔金釵以遺母
既而無所見母以語戴答曰適祭遁神遂至此耳遁
母見其必不久於人世矣由是悒悒逾月而卒
福州王生者來臨安省其兄止宿六和塔下次早起行
大雨如注山水湧出見空穴中推出金牌六面拾而

懷之窺見穴中堆積金銀無數急以土石窒穴口誌
其處奔告其兄將欲取之日暮往訪竟無蹤跡仍宿
塔下夜夢金甲神人怒而呵之曰荷君封我金穴已
損金牌六面酬之矣安得復生覬覦其人驚覺而去
紹興間吳山大井往往有落水溺死者董太尉得之率
衆製大方木以石板蓋合井口僅可下汲桶遂無投
溺之患有人夜行聞井中叫曰你出錢人只怕壞了
活人我幾時捉替得托生是不可謂無鬼也今吳山

井幹皆以大方石架之則又非董太尉之舊矣
程迥者伊川之裔紹興八年居臨安之前洋街門臨通
衢垂簾蔽户一日有物如燕飛入倚堂壁家人視之
乃一美婦長可五六寸形質宛然容服妍麗見人殊
不驚懼小聲嚦嚦可辯自言王真娘子也偶至此亦
非禍君君能奉我當有利喜迥家乃就壁為小龕居之
晨夕香火供奉頗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往往求觀
必輸百錢方啓龕至是絡繹家遂小康至朞年飛去

不知所在

紹興八年八月十八日觀潮前期二夕江干民聞空中語曰當死於橋者數百皆兇淫不孝之人其有名未杲來者當分促之不預此籍者宜斥去又聞應聲者甚衆民皆駭怪次夜跨浦橋畔人夢有一人來戒者云來日勿登橋隣橋數家夢皆同次日觀潮橋上人皆滿得夢者見有親戚在橋急勸使去人以爲妖妄不信須臾潮至驚濤壞橋壓溺死者數百人既而訪

其死者平昔皆不逞輩也

董表儀家住沙河塘欲搬屋掘土術者言太歲方不可
興工董不信既而掘深三尺得一肉塊漫漫然人言
即太歲也董甚悔惡投諸河後亦無禍

杭人最信五通神亦曰五聖姓氏源委俱無可考但傳
其神好矮屋高廣不踰三四尺而五神共處之或配
以五婦凡委巷若空園及大樹下多建祀之而西泠
橋尤盛或云其神能姦淫婦女輸運財帛力能禍福

見形人間爭相崇奉至不敢啓齒談及神號凛凛乎
有搖手觸禁之憂此杭俗之大可笑者也武林聞見
錄載宋嘉泰中大理寺斷一大辟處決數日矣獄吏
在家昏時有叩門者出視之即向所決囚也驚問曰
爾爲何得至此囚曰某死已無憾但有一事相浼泰
和樓五通神皆某等輩近有一他適見虛其位某欲
充之因無執憑求一差檄如尋常行移但明言差充
某位神得此爲據可矣吏不得已許之又曰煩製花

帽袍帶之屬出銀一笏曰以此相酬言訖而去吏不敢泄其事乃為書牒一道及製靴帽袍帶候中夜焚之次日夢有騶從若王者下車鄭重致謝而退經數月避逅東庫專知官因言東庫中樓上五通神日夜喧鬧如爭競狀知庫人不得安息酒客亦不敢登飲例課甚虧無可奈何吏遂以向日所遇密告之各大駭異相與增塑一神於内是日即安妥如初觀此則杭人之信五通自宋已然矣夫瞰其亡而奪之位歸

又力爭真小人之雄者而竟不能禍僞牒之吏則其靈亦不足畏矣予平生不信邪神而御五通尤嫚侮見其廟輒毁之凡數十所斧其像而火之溺之或投之厠中蓋將以此破鄉人之被惑者而聞者皆掩耳而走愚民之不可曉如此

景定間清河坊扇店有一道人求補扇店主乃與一新扇道人感之題詩扇板曰一輪明月四時新一握清風煞可人明月清風年年有人世炎涼知幾塵題畢

擲扇而板厚數寸墨跡直透於背觀者紛紛賣扇比常十倍遂致富未幾道士復來以袖拂之字滅不見

五雲山志逢大師一日閒坐忽見神降於前曰吾護戒神也師有小過不敢不告逢曰吾有何過神曰每日滌鉢水亦施主擔來師每棄之當有疾矣言訖不見遂患胃疾十三年而沒

張居士者宋朝都吏也與妻馮氏俱好道嘗建輔真道院於湖墅家住脩文坊扇子巷内設輔真道院藥局

濟人一日設齋百分先期散俵子至日齎此赴齋臨期止收九十九俵子齋訖此心終不滿後因往輔真道院見所塑鐵拐僊上有一俵子題云特來赴齋見我不采空腹而歸俵縛我拐

宋時臨安風俗嬉遊湖上者競買泥孩鸚歌花湖船回家分送隣里名曰湖上土宜象院西一民家女買得一壓被孩兒歸置屏橋之上玩弄不厭一日午睡忽聞有歌詩者云繡被長年勞展轉香幃還許暫偎隨

及覺不見有人是夜將半復聞歌聲時月影朦朧見一少年漸近帳前女子驚起少年進撫之曰毋恐我所居去此不遠慕子姿色神魂到此人無知者女亦愛其丰采遂與合焉因遺女金環女密置箱篋明日啓篋視環乃土造者女大驚忽見壓被孩兒左臂失去金環遂碎之其怪乃絶

咸淳壬申七月有梢人泊舟西湖斷橋下時暑熱卧於舟尾中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於沙際一曰張

公至奈何一日賈平章非仁者決不相恕一日我則已矣公等及見其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於橋下獲一鼈徑二尺餘納之賈府不三四年賈敗蓋物能知數而莫之逃也

元延祐間天水趙源僑寓葛嶺其側即賈似道舊宅也日晚徙倚門外忽有一女子從東而來綠衣雙鬟年可約十五六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凡數度源戲問之曰姐姐家居何處暮暮來此女笑而拜

曰兒家與君為隣君自不識爾源試挑之女子欣然而應遂留宿焉明旦辭去夜則復來如此月餘問其居止姓名女子終不告但曰兒常衣綠但呼我為綠衣人可矣源一夕被酒戲之曰綠兮衣兮綠衣黄裳女子有慙色數夕不至及再來源叩之乃曰本欲與郎君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然君已知之矣不敢復隱源問其故女慘然曰得無難乎兒實非今世人亦非有禍於君者但宜數當然耳源大驚曰願聞其詳

女子曰兒故宋平章秋壑之侍女也本臨安良家子少善奕棋年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回朝宴坐半閒堂必召兒侍奕備見寵愛是時君為其家蒼頭職主煎茶每因供進茶甌得至後堂君時年少美姿容兒見而慕之嘗以繡羅錢篋乘暗投君君亦以玳瑁指盒為贈彼此雖各有意而内外嚴密莫得其便後為同輩所覺讒於秋壑遂與君同賜死於斷橋之下君今已再世為人而兒猶在鬼錄得非命歟言訖嗚

咽泣下源亦為之動容久之乃曰審如此則君與我乃再世因緣也當更加親愛以償疇昔因曰汝之精氣能久存於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何時女曰三年耳及期卧病不起曰曩固與君言矣面壁而化源大慟舉衣衾而葬之感其情不復娶投靈隱寺為僧

賈似道母兩國夫人嘗就道堂設雲水齋有一道人满身疥癩謁齋衆惡不潔勉與齋罷曰此宅有鬼氣宜

書符厭之索黃絹三尺畫一墨圈如大盤寘之壁間而去衆人笑之欲揭去忽見墨圈中一點通明如玉有金書正一祖師諱字葢天師降也似道又嘗齋雲水千人其數已足有一道士衣裾襤褸至門求齋主者以數足不肯引入道士堅求不去不得已於門側齋焉齋罷覆其鉢於案而去衆將鉢力舉之不動啓於似道自往舉之乃有詩二句云得好休時便好休收花結子在綿州始知真僊降臨而不識也其日綿

州者葢木綿庵之兆云

宋咸淳十年度宗大漸大内建醮保安太乙宫唐道録素以精虔著名行持章伏壇出神層霄被罡風吹擊遂排神馭氣得至魔王界内又爲天花墜壓乃竭力作法直造天門大神又行麾叱乃默叩祖師云自傳法以來有辭即達未嘗過差未審何罪若此有天丁傳祖師張真君法旨引至三省敷陳所奏始得謄送奏院看詳呈覆祖師云昨奉上帝勅命不許受宋國

章表但其辭意處切難以抑遏乃命有司引押唐某恭詣玉階適逢下界公事稠衆中見真君引致一神人衣粧皆如天帝但簪下辮髮耳有十數人各荷青冊一擔在庭下伺候忽傳帝旨云宋國人民疆土付汝執掌神人祇拜而退其荷冊者皆隨去傍有天丁謂某言宋國歷數盡矣汝章不達由此也唐還不敢泄露後至元丙子革命方與人言之

萬松嶺上多中貴之宅惟陳内侍宅最高紹興十五年

盛夏因納涼四皷未寢行人已絶忽見黄衣卒領三人自北而南一衣金紫者前行次一紫衫者又一青衫者俱到劉供奉門外將入衣金紫者難之其卒曰彼已承當如何不去廹之乃俛首而入後二人曰彦通早聽吾言當不至是是夜劉家生三犬陳言其事劉育之稍長呼彦通則奔走而前竟莫知為何人也

弘治間旬宣街有少年子徐景春者春日遊湖山至斷橋時日廹暮矣路逢一美人與一小鬟同行景春悦

之前揖而問曰娘子何故至此答曰妾頃與親戚同
遊玉泉士子雜遝遂失羣惆悵索途耳景春曰娘子
貴宅何所答曰湖墅官族孔氏二姐也景春遂送之
以往及門强景春入曰家無至親郎君不棄暫寄一
宿何如景春大喜遂入宿焉備極繾綣以雙魚扇墜
爲贈明日隣人張世傑者見景春卧塚間扶之歸其
父訪之乃孔氏女淑芳之墓也告於官發之其祟絕
焉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六